



愔園文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
學士加一級栢鄉魏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
一級栢鄉公薨于里第其孤以宅幽之銘屬其門
下士崑山徐乾學且謂先公生平有成命遂弗獲
辭公姓魏氏魏萬之後分有晉國子孫以國爲氏
世有顯人其尤著者漢高平憲侯相唐鄭文貞公
徵譜牒失傳莫能詳其世次元季有寒臘者居鄣

南之聖德邨是爲栢鄉始遷之祖數傳至孝廉壽壽之後世次乃可得而詳焉壽生嚴嚴生衡山知縣謙光是爲公之高祖考謙光生大成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公曾祖考也祖考純粹萬曆甲辰進士山西道監察御史考栢祥天啓辛酉考授知縣未仕妣某氏自高祖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妣皆贈夫人公諱裔介字石生別號貞菴又號崑林自少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嘗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習經術世務或終日端坐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會邑

城兵亂父子走避西山遊騎邀劫之力鬪得免亂兵縱火焚邑屋盡空歲又大侵人相食因赴郡至欒城題詩壁間投筆嘆曰今寇盜縱橫生民塗炭將何日而蘇乎蓋天下已任之意隱然見於此矣壬午舉於順天 大清定鼎中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工科給事中丁艱九年補故官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又明年升兵科都給事中十二年內升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 恩詔加一級坐事當落職仍視事明年復遇 恩詔還職已

而以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十六年 月
世祖章皇帝下罪己之詔令羣臣亦各自陳公疏
上削去宮保及所增秩官如故其後上疏請清政
本以公糾叅不早並下吏議旋以指陳有據當還
故官而

世祖升遐蓋終

世祖之世十三四年間公歷官諫垣御史臺今

上御極之初復居御史臺踰年改元考績復宮保
晉吏部尚書康熙三年入贊機政嘗請 告遷葬
事竣趣還 朝十年以疾乞歸 優詔許之公在

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誄於
衆議後卒以公言爲然或

天子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其書具在
可得而考也在工垣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
之光竊恐年歲旣盛嗜欲日開宜及時講學肇舉
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推牛裹
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書蠲賦獨於畿輔未沾實惠宜切責奉行之
吏彰信兆民其應 詔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

三百五九
生日甚山左萑苻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將
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遊魂遺孽所以塵
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是上下之情未通
滿漢之氣中闕大臣闕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
惜功名網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
以鳴得意臣實憂之欲改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
爲非精心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宜召對羣臣虛
心諮訪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 制下立
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廷臣入對陳言特寬
其禁中外大悅公在吏垣

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遴擇不宜
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隱匿逃人法大嚴
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
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今日久
視爲文具宜嚴飭有司緝逃及格者紀錄失察奪
俸多則降秩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赤子無
知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千天和非尋常政治小
小得失而已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
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心而紛紛烏獸竄胡爲也時

朝儀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訪詢臣鄰批荅
 詳明不若親承顏色稽之故實有朔望之朝有三
 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
 舊例當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
 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勘報
 移覆尚需時日議蠲議賑稍緩須臾無救死徒言
 最悚切會有 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
 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略言運際昇平則良臣
 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刎頸血裾焚身湛
 族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乾坤之正氣與日月

爭光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於是諸臣先後得旌
 錄與祭謚

世祖敬天恤民每遇水旱饑饉 諭羣臣條奏興

革事宜直言無隱公時復在工垣言天下大利害

咸中窳要會歲荒流民載道出帑金二十四萬兩

分命大臣十六員賑濟畿輔全活數十萬人皆自

公發之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為大將奉

詔令內外大小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

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劉文秀復起于川南孫可

望竊據于貴竹李定國伺隙于西粵張名振流氛

于海島連年征討尚逋天誅爲目前進取之計蜀
爲滇黔之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
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
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
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擾其畊牧則賊勢自潰
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
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嚴設斥堠絕其覬
覦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勦勿使事久變生其後
諸路進兵卒如公言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
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

進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
塔廟一切侈靡蠱耗之事請立勸農官請自今罪
人勿發寧古塔冰雪昏霧之地請遣大臣督視河
工言皆剗至公爲副憲方議吏員納銀事例公言
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
著爲令申以資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其領御史
臺也凡以舉舊典通壅滯核姦弊勵臣節善風俗
清學校與夫田賦財用兵制屯政關國計民生之
大者無不條分縷析指次如掌遇日食陳言經傳
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

三十七
惟國集卷三十一
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月食至旣亦屬災變此在漢唐令主尚能恐懼修省況敬天勤民慎德緩刑如我

皇上修救之實可弗講乎歷舉兩漢日食詔書及光武時大中大夫鄭興所云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願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叅罰釋解寬滯矜恤鰥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并

今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春月侍經筵聽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公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即日以聞雲南平請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京師人生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世祖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前朝嘉蔬圃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于

上立以予民公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為刻薄瑣碎之計有言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公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賜宴行宮應制賦詩

天顏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是時恩賚豐貂名馬金幣之屬甚多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珊明日宣真定尚書梁公與公詣行幄備顧聞其蒙恩眷如此今

天子冲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中旨停罷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亟防荆襄要害以杜亂萌後滇南變亂人謂公為先見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

同密勿從容協和寮案單辭片語解紛決策彗星
見尚書龔公請赦輔臣曰古有之乎公條舉故事
以對且曰

世祖皇帝亦行之輔臣嘆服

皇上親政深感 兩朝恩遇夙夜匪懈終以直道
忌者衆亟請回籍養病

上以其懇切不强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
攜一卷及奉身而退優游林泉紬繹經史百家之
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義有所深省獨得而
不以告人其見於所著書及語錄有約言錄內外

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
二卷晚歲又著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
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
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
其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
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七
十二卷生平賦詩數千首有嶼舫詩集嶼舫近州
爲文六千餘首有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
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其他著述尚夥
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日以括格致誠

正修齊治平之要詩以陶韋爲宗文出入於昌黎
廬陵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先正大家而尤惡近
日之雷同勦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之試公爲
主司文體爲之一變云公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
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獎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
之急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循行
阡陌混迹於田夫野老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
作贊生平嚮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
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公生於萬曆之丙辰卒
康熙之丙寅享年七十有一元配內丘韓氏繼室

高邑袁氏俱贈一品夫人續靈壽傅氏子三人勲
公弟裔慤之子也始生之日公以父命命側室蔡
子之以廢仕至建昌府知府嘉孚候補國子監典
簿荔彤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人皆適名族孫
男二人世晉世賁孫女六人勲等以己巳年四月
葬公于某鄉之某原以某夫人祔銘曰

從盈必大始封天啓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鄭
國頻復其始縣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
用儒起道弘言傳匡輔燮理移病致位弗俟年齒
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

學著厥統系壽考彌性墮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藏
奚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

誥授中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加一級

徐公存菴墓誌銘

往者吾宗兄存菴為御史敢言天下事在臺十有
三年上書言事五十有九其言河漕事先後凡十
六疏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七月疏曰運河凡三
百餘里北受黃水而東洩於江兩岍相距不過數
丈窄處僅橫一舟其北為河口有天妃閘黃水從

此灌入水一石沙可得五斗特以洶濤急瀉沙走
不淤逮灌入運河河狹水緩而沙淤矣明制此河
單行漕艘天妃一閘漕行而開過則閘渾水漲盛
則實築土壩一切官舫民船至此過壩裏河外河
分舟接遞所以淮關納裏料外料用水之利而免
淤沙之害在當日鑿河之始計深慮遠自此閘禁
弛數十年未行議復而運事尚不壞者屬有天幸
如以人事論之今河底高於淮安城址已丈餘一
旦潰決淮東數縣其魚宜敕令撫按漕河諸臣詳
考當年事例酌以時宜務在力行庶運道無梗瀕

三十七
淮州縣免墊溺之患事下所司而時論難之議遂寢

今上御極之康熙六年秋八月疏曰黃河之水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水不分則淮水萬不能導臣考前朝萬曆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河橫溢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巷口入海河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不爲高寶

害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道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歲費帑金其山陽黃家營安東茆良口桃源龍窩口年年衝決百姓田廬盡沈水底黃水阻遏淮水不能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將傾每水漲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救南而周家橋翟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走湖涉險每報漂失一路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湮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而淮又害之甚

者乞敕部詳議速尋黃家嘴支河故道濬治之使成渠分黃河之勢以下於海即於桃源宿遷諸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勢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宜及時大濬待淮水經過浮沙可盡入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水汕地狹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疏甫入而桃源煙墩報決三百餘丈大溜直趨洪澤河河臣大聲呼救 制旨切責今所司議之久不得決其年冬十一月疏曰自三年之前安東茆良口決而

顏家河新溝口一帶遂起沙洲止因河水北衝與南岍歲修之五大險工無礙遂不樂報聞以請築塞而水勢不得迅疾入海王家營崔鎮宿遷諸處無歲不衝清河口之沙洲遂長裴家廠之黃水倒射而今日者煙墩之決理有必然積漸使之也又河北數州縣久在水中人民號泣於泥淖之間尸浮波上鬻棄男女慘不忍聞及煙墩一決河之南岍桃源山陽諸處河堤壘加不已城門壘塞無路城內水深數尺四郊彌望滔天子遺無幾延息於鷗鳧巢窟以此欲逃死之民其不能樂事勸功明

甚今州縣派夫動至數千採柳動至數萬民間僱夫一名運柳一束並費銀至二三錢使嚴刑酷罰以繩此無告之民刻期制禦萬不可得乞特遣賢能重臣馳詣工所偕河漕臣計議方便清核河帑實數官自募夫採柳定期鳩工集事於是

上遂遣兩部大臣乘傳視河以便宜報明年冬十一月一日七疏陳兩河要害運道時宜七事其一請修復歸仁堤遏睢水埤子湖水使併入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沙淤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入淮流其二請黃河北所決口舊例應民修者悉改作

官工詳求幫築遙堤之制其三請挑濬運河疏海口其四復請修復漕規其五請倣工部修蘆溝之例一切物料人夫官為採買僱募其六請比用兵修城賑饑類開援納事例其七請增設河官公舉所知才能資指臂使明年冬十一月又上言請以前所具七疏逐一再議明年秋七月又同日三疏一請大修高家堰極言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高堰一決清口必淤清口既淤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其

害不可勝言二陳派夫之害請實行召募收糴穀米分貯工所易銀爲米使難扣尅并官自採買柳枝三請急缺增官改補近員速赴新任以濟急工十二年春三月內陞支四品俸留任復上疏申請大挑運河言今者淮水已成必不能合黃之勢無望其以清刷濁矣運河三百里內前此夾沙之黃流積淤成板河身日高河堤日益目今兩岸所加之工幾與皇華亭簷相及淮揚之民不能一刻安處而議者顧欲毀居民屋宇以建遙堤夫遙堤之說臣前亦言之然此特以行於黃河左右一望無際之曠土可耳今運道三百里內則依山陽寶應高郵城郭外則接壤洪澤河高家堰文華寺淮流所經毋論遙堤無所用即欲建堤亦無其地思惟有大挑之一策前此未嘗不挑挑矣未復河身之舊又棄泥沙於兩岸之上雨即入河與不挑同且不濬澗涇芒稻諸支河則黃淮之盈縮不一閘壩之啓閉難施數年而後亦與不挑同又應論其當挑與不當挑不必論前此挑之爲時遠近避吏議而貽國患也凡自

今上六年至十二年先後所上疏每下所司速議

三乙
卷三十一
詳議七年冬疏。特命諸王大臣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其所條陳七事。二為議者所格。其五事頗見採擇。其間曲折亦有不盡。如疏所請施行者。比年大興河工。費水衡錢累百萬。

天子南巡。見淮南民居淹沒。惻然動念。發帑金濬治下河。使者閱視。還報。旁午結轍。及臨軒諮詢。盈廷相顧。悚蹙。乾學備員九卿。未能熟諳。利病以答。明問使公。今日在。朝雖不身任其事。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必有所補益。而去官且十三年。今又不幸以死。雖緒言無所得聞矣。惜哉。公諱越。字山。

琢存菴。其別號中順。治九年進士。丁內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

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嘗一出巡鹽河東。還臺內陞。仍在臺久之。陞兵部督捕左理事。官亡。何引疾歸家。居讀書。不言世事。於制舉業尤精。疾革。作遺教一篇。盥漱朝衣冠。與親故訣而逝。生於明天啓之某年。卒於康熙之某年。享年六十有八。祖考諱某。考諱某。誥贈皆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誥贈皆淑人。娶李氏。誥贈淑人。繼娶任氏。男子子二人。曰覺。曰充。充以療夭女子子三人。皆

適士族孫四人本豫本坤本頤本觀曾孫一人以璜覺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某原以狀來乞銘公先世浙之慈谿人明初以軍籍隸淮安今為淮安之山陽人故言淮黃分合變遷及兩河衝決州縣被災狀尤悉會方講求河事撮其語之要者著於篇亦以志二三十年間兩河之情形如是其他所言天下事多關時政得失其大者

世祖章皇帝時用律嚴峻又嘗切責臣下沽名市恩或奉 旨令對狀諸臣輒惶恐待罪公言諸臣精神智慮但保功名每奉 旨回奏僥倖無事推

其初心有不盡然者畏懼之念轉為推諉萬幾藪集專恃宸斷所關治忽非淺請召對大小臣工並許反覆指陳以資財擇留死徙之刑以待巨姦大佞而撓逆鱗者亟示以褒容寬好名之禁以勵下士中材而冒天功者自應有常典朝論躡之康熙七年議修 太和殿所司行察楚蜀楠木上疏切諫事得寢

上諭行幸塞北公言邇者天下同時地震 萬乘不宜輕出 溫旨報聞 車駕亦罷巡幸又言治天下要道在開經筵日講

上是其言淮南大饑遣大臣賑濟公具陳利害

上大喜章疏不及到閣即授賑濟侍郎田公如議

行又請緩征天下秋糧特召面陳反覆講論不已

上霽顏聽之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懼

吏議不宜妄請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儀使公主干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

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遇如

此

銘曰楚其遷越其自祖駒王同世系十三載官柏

寺數萬言上封事三之一河防志見採擇七得四

河議沸君已逝

誥授中憲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陞山東

提督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級梅溪

徐府君墓誌銘

在昔士大夫有少壯登朝坐致通顯壽考令終作

者順其子孫之所稱揚虛美隱惡使後世考其軼

事以為金石之刻竹帛所書舉不足信者往往然

矣至如一郡邑之守令忠信慈惠施於人人而名

位聲勢無能動人遂至幽隧之文靡託汗青之紀
闕如又可嘆也司馬遷之傳循吏以千百年之久
而寥寥數人人不數事豈非其無赫赫之名而易
以湮沒與若吾宗兄梅溪殆古之循吏與予弗忍
其無所聞於後也乃爲之次敘其生平使其子納
之壙中敘曰君姓徐氏諱可先字聲服別號梅溪
常州武進人韓愈言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
君先世由山東轉徙淮陰陽羨卒家于常之小留
至君九世蓋自東海郟來也世以文學儒行爲郡
名家曾祖行祖元傑皆諸生有名考諱廷瑞篤志

高尚母蔣太恭人君生周歲失怙育於外氏稍長
乃歸七歲能屬文號爲神童顧以才自馳騁不肯
事舉子業至二十五歲乃補博士弟子員家貧授
經自給乙酉舉于鄉力不能僦車北上至丁亥再
行會試始成進士除東鹿令定鼎之初羣盜充斥
君設方略撫其魁其下數千人皆散爲良民會有
詔畿輔縣悉用漢軍爲令調君龍泉龍泉盜尤
劇前令不能制城外皆崇山大溪虎狼蛟蜃窟穴
其中爲民患俗尚機鬼巫覡生女多溺之君始至
曰寇敢爾其謂我文吏無能爲乃陰以兵法部勒

鄉勇擐甲持弓矢出不意直搗賊巢賊駭相顧睜
 眙叩首願輸王稅不復反君乃籍鄉勇為獵戶以
 擒賊之賞賞擒虎者虎患亦息乃梁溪上凡三里
 許民用無水死勸民無溺女聚眾講讀鄉約于學
 宮罷淫祠若干所在龍泉七年民俗丕變 覃恩
 教授文林郎以卓異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
 加一級 覃恩誥授朝議大夫廕一子入監讀書
 明年出守登州登州自明季被兵以來諺稱山不
 生草木田不繁五穀民不居瓦屋士不知夜讀君
 曰此不可以武治吾當以漸蘇息之治之期年禾

麻棲野家有儲蓄三年政成弦誦達于四境會
 覃恩誥授中憲大夫以父病乞休歸而色養者十
 年父憂服除乃赴補河間府時軍興郡當孔道
 詔使旁午禁旅時出民苦驛騷自君下車市無改
 肆荒政馬政皆以素備故臨事無遽其餘略如治
 登州時以治行尤異累增秩至七級甲子冬擢按
 察司副使提學山東是時君年已懸車方欲請老
 適以人言遂歸郡民遮留以萬計歸後若干年卒
 君生於萬曆乙卯卒於康熙己巳配謝氏封恭人
 繼室倪氏男子子二人曰人鳳以君蔭入監中康

熙壬戌科進士禮部主客司主事曰鶚廣東肇慶府通判女子子二人孫男五人孫女九人昏嫁皆名族銘曰

官至二千石壽七十有五曹郎郡倅競爽踵武雖其止於是亦奚不足於君所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志銘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眾矣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識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強

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子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

至尊每為太傅勸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間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為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入侍中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

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
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
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
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
入太學余弟立齋為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
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
于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間雅越三
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
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 廷對患寒疾太傅
曰吾子年少其少埃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

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
殿試名在二甲 賜進士出身閉門掃軌蕭然若
寒素客或請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
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
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
京烏刺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
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
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 乾
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
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
日不汗死邪容若既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繹絡至第診治於
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
方藥賜之未及進而歿

上為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
覘梭龍諸羗其歿後旬日適諸羗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
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
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
順之性慤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髣髴
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為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
傅嘗偶恙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
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僉僕護之反必往視
以為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
頓次不敢乞休沐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爲
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
撰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
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
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嘗請予所藏宋元
明人經解鈔本捐資授梓每集爲之序他論著尚
多其書法摹褚河南臨本襖帖間出入於黃庭內
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
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嘆

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

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即善騎
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珣弓書
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
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倖所不能於書畫評鑒
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
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冠
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
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弘闒閣
闒閣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

見多此類間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
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
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
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諸色也嗚呼
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邪而竟止於斯也
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
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至
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
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為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為明外捍數遣使諭
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
世祀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君祖考
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
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
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
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
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
有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儁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

者若無錫巖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資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為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為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既為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為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于旂常德澤不究于黎庶豈其有物焉為之灾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矣亦又奚哀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牛公墓誌銘

今天子御極之九年文治蔚興內自公卿之胄國子之游倅以及郎官宿衛羣族之子弟罔不知學始命滿漢同以經義試進士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袁然興焉滿洲之有漢文進士自茲始人咸以為榮而乾學得竊附於公同年之末交相善也既而游歷館閣凡朝廷有大制作裁纂

編輯之任往往與公周旋從事又相親也公性淳
 摯而意好閒靜余每自直廬歸過公斗室中焚香
 埽地而坐繩床槌几左右惟圖書數卷所談不及
 塵事至商酌經史移晷忘疲故知公又甚深也公
 丰采峻潔多才能自念以文章受

主知其禁闈尤勤於職業而加以敏慎自通籍
 之後屢膺殊擢賚予優渥

天子方大用公而不究其施朝野惜之其卒之明
 年公之子明福以狀來徵銘為乾學之知公也久
 之乃為之銘公諱牛鈕字樞臣其先世居赫舍里

弼刺弼刺漢語河也因姓赫舍里氏後遷於札古
 之地有曰錫禮布者以勇略聞其世次與始遷之
 歲月俱不可考其後又與葉赫里同居至

太祖受命之四年葉赫以不順命誅而公之祖諱
 希福納兄弟五人率其族屬來歸

太祖嘉之皆授為將佐公之父諱索洪為二等護
 衛以公貴贈封皆如其官祖妣納刺氏妣關爾嘉
 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嗜學讀書常至丙夜不寐
 父母憐而止之乃掩卷屏燈默誦久之學益以進
 年十八循例以國子生考授欽天監八品筆帖式

康熙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壬子授檢討未任即命為侍講蓋殊擢也甲寅正月充

太宗實錄纂修官二月轉侍讀踰一年正月克日講官起居注初入侍班

上親問其家世屬目久之命講尚書舜典及中

庸字義皆稱 旨自是日陪 清燕侍 講幄引

經據古裨益弘多撰四子書及尚書解義己未五

月 御試擢第一即日除侍講學士六月轉侍讀

學士庚申三月充 經筵講官又撰易經講義充

總裁官滿漢文勢齟齬翻譯者往往失其本意且

辭不雅馴公刻意覃思求其融貫必至不可易而

後止辛酉二月 賜卹朝鮮充正使以行壬戌二

月進詹事五月除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一日進

講 乾清宮

上曰古人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

此必見得道理真乃為無弊否則盪矣公對曰誠

如

上諭古聖人如伊尹所為乃是見得理明可質示

萬世而無議若王安石適成其執拘悞蒼生矣

上領之六月充鑑古輯略總裁又充明史總裁十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一月兼方略副總裁尋命教習庶吉士甲子八月轉內閣學士仍兼禮部侍郎公歷官垂二十年所居皆清近

上亦知公學問朝臣無在其右者凡文獻之事未嘗不以屬公公脩羸善病儻然儒生耳常扈蹕往湯山

上命諸大臣射以次及公公不辭起而持弓審固支左屈右皆有法度

上驚歎曰朕不意若之能藝事也其使朝鮮召

見于養心殿諭之曰汝近侍日久今奉使東方惟慎大體服其心而已勿使輕我中朝公至中和府朝鮮使以儀注先呈為駁正行禮之失彼已屈服抵開城其承旨鄭載禧來傳其王母妃之言以王忌痘故毋郊迎公曰天威咫尺是何言也且疾疹有命自天奚忌為其君臣憬悟蹶然郊迎惟謹洎還朝於舊例外為橐中裝公悉却勿受復命大稱旨

上以是知公之能平生以推恩加級者三以議敘加級者一同諸詞臣分賜御書者一特賜御

書卷冊筆墨者再 賜幣賜金賜貂衣賜上尊珍饌果餌之屬不可悉紀 駕嘗幸馬蘭峪觀湯泉

命大臣賦詩時公方使朝鮮不得與及還朝

上命公追賦以刻於石扈從 盛京朝夕 召見

行殿與侍講高公士奇承 顧問賜御饌及 幸

大烏喇時諸王大臣皆留船廠以待而公獨與大

學士明公從

上左右召對夜分以松花江網魚二尾 賜公及

還京師道中泥淖衆官馬多疲踣 特賜公內殿

名駒公卿皆以為榮甲子冬十一月 命往秦蜀祀

華嶽吳鎮及江濱祠至真定而公病人曰盍姑止

以就醫藥乎公曰祀事大典豈敢以病故遂巡行

也自燕至蜀往返數千里其明年春還朝

上辟暑于烏喇代 命撰武成王廟陪祀諸賢論

及翻譯 御製竹賦

上諦視公顏面并 諭以醫療之宜惻然念之後

從容從

上請假遣使問疾進損未幾而訃聞

上為之嗟悼彌日 賜祭葬如制嗚呼若公之寵

遇不可謂不盛矣公其何憾公生於順治戊子卒

於康熙丙寅享年三十有九配宜爾根覺羅氏副都阿思哈番兼佐領方公女子四人明福國子生起居館筆帖式永福內閣中書舍人增福國子生增壽尚幼孫一人德保明福出也明福兄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今年閏月上自陵還御舟由通惠河過公之墓為之愴然

命大臣持上尊酌焉公之歿於是四年矣銘曰有美大東從龍起罔藉門蔭奮書史濡首鉛塹留迅晷言為國華公其始著作大手無迹旨有肉復生豫州髀纖塵不動蓬門矢全賦自天殊難擬

國有大議公可倚知己之言在我耳新阡屹然億萬祀銘詩不多言匪侈

額駙將軍勤僖耿公墓誌銘

漢制殿陛之下執戟而衛者以千數所謂三署郎也分領之司雖有五官左右中郎將而實總於光祿勳一人故九卿皆處外朝而光祿勳獨以中朝稱蓋因其職在殿中特優之爾 本朝侍衛之設彷彿三署郎之制然有差等而無統屬其事為稍異耿公以異姓諸王子之貴加之額駙之親自順治十一年入侍 闕庭游膺

世祖章皇帝暨

今上皇帝寵遇之厚賞賚頻數而公奉職尤勤慎威儀進止皆有常度即一等公侯大臣亦相與則而效之以是恩澤子弟中聲籍甚不幸家門構逆閩方煽亂公自分當死日與弟姪輩泥首闕下伏地請辜謂亂臣賊子出臣同產從坐之律所不敢辭

上素知公忠謹無他僅令頌繫於家以需後命既而蒙恩寬宥盡復其官比王師屢捷構逆者懼而思戢廷議急遣一人入收藩下軍

上念逆臣背叛久失軍心而兩王恩澤在人非親子弟莫可將者爰命公爲鎮平將軍兼叅贊大將軍機務廷賜貂蟒諸御服而遣之

太皇太后以戚屬故又內出白金酒醪畀公爲諸軍賜公馳騎南發旣至宣

上所以寬貸諸吏士之意并頒所賜物以撫之一時懽聲雷動莫不幸公之來而復恨見公之晚也公察將吏無異心申約束歸各省難民子女以數萬計其他息境安民諸政次第修舉時劉進忠據潮州韓大任寇吉安樂燦亦擁衆數萬跳梁宜黃

山中其地皆與閩接首鼠觀望未肯下公設法招徠諭以 朝廷威德不數月望風送款鄰境悉平獨海氛未戢內海澄直犯泉州羽書日數至而會城精銳四出絕無可應之者公曰泉與興為福州屏蔽無泉是無會城也吾寧可坐視邪亟簡藩下餘丁數百人授以資糧器甲俾親將陳紀統之而前賊見公旗號輒駭愕遁去泉賴以全事聞

上壯公甚顧不欲久暴公於外驛書召還方公之頌繫也以兩先王兆域在閩慮底定之日或不能無侵越之者疏乞垂恤舊勲保全返葬

上憐而許之至是始得奉兩世遺骸歸窆安于蓋平云公技勇猷略超邁絕倫又雅擅文章工藝事所居圖書鼎彝照耀几席鑒別不爽銖黍與人言依於名理亶亶終日不倦客有引古而誤者未嘗遽正之必婉轉議論誦成文以相質使人心折旁及書法繪事琴奕簫筑醫筮 博之類往往精詣至於敦念舊故虛己下賢拯困救難汲汲如不及即千金列駟贈之不惜也自閩歸

上念公兄弟家口衆多或不能給為拔置佐領五人以統之俾得資其祿入以自養蓋尤異數云公

諱昭忠字信公號在良由哆囉額駙加太子少保和碩額駙品級進太子少師再進太子太保授光祿大夫世籍山東後徙遼東蓋州祖諱仲明自癸酉歸朝封懷順王入關改封靖南王考諱繼茂有文武才嗣封靖南平西粵功最薨謚忠敏妣周氏封靖南王妃王氏贈靖南王夫人公生於崇德庚辰二月卒於康熙丙寅正月得年四十有七公之疾也

上遣侍臣將御醫就家製珍藥所以救之者百方及訃聞震悼雪涕侍衛大臣奉命賻酌者再至

既殯諭祭易名有加常等元配哆囉縣主

世祖章皇帝所賜睿也秉性淑慎先公二十三年卒繼配喻氏封一品夫人子嘉祚候補某官明年嘉祚將啓縣主西山妙峰之窆奉公柩合葬于唐縣金蓋山新阡先期屬叔父額駙公請銘於余銘

山出器車河馬圖盛世所產皆璠璣猗嗟靖南起東隅翊戴

聖人清坤輿碧梧翠竹滿庭除時值偃武敦詩書進以恭恪嚴周廬退則揖讓友士夫擇言而發擇

地趨郭晞李愿洵其徒彼弄兵者膏王鈇公壽未
老名不渝九九松栢映龜趺千秋忠孝垂令模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七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八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晉封中憲大夫景之趙公墓誌銘

明崇禎十一年樞臣楊嗣昌以奪情起視事方得
幸於上未幾有東閣之命嗣昌不復辭欣然就職
於是翰林院編修景之趙公抗疏劾之被謫以去
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天下皆曰此故趙文毅
公之孫也當神宗朝文毅公以論江陵奪情事廷
杖削籍杖下敗肉猶存其家謂之忠臣之腊以示
其後人去此已六十年事適類蓋忠孝大義三百

年間不絕如綫而皆繫於公家祖孫嗚呼其異也夫其後三十八年而公始卒又十二年而公之子延先將葬公常熟縣桃源之舊阡次其狀以命乾學曰願得一言以勒于幽隧乾學與公之孫廷珪爲同年生適共事西臺義其可辭按狀公諱士春景之其字號蒼霖其先宋簡國公仲談有子曰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子姓繁衍散處石橋章鄉二鄉十四世實自意鄉徙常熟遂爲常熟人實孫承謙廣東布政司叅議贈祭酒生子用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郎文毅公也文毅公生三子其季曰隆美敘州知府配何氏封太恭人公考妣也生子六人而公居次公爲人清癯鶴立退然若不勝衣至論天下事名節所繫侃侃然義形於色雖壯夫不過也其爲諸生時已知名當世登天啓丁卯賢書崇禎丁丑成進士廷對第三人臚傳之日國老相賀初入朝即有詩曰拜罷幾回尋碧血先臣曾灑御河邊其志已如此及在翰林鍵戶修業不謁權要前輩唯黃石齋道周尤愛重之與同年劉孝則同升最善時時過從以道藝相劇礪語及國事輒欬歔對泣人

不知其云何無何而楊嗣昌奪情入閣之事起時
上召諸臣於平臺道周面斥嗣昌辭甚峻上為之
艱然誚責道周不少屈而嗣昌從旁故為休容以
激上怒且微引他事中之道周由是得罪明日公
即與同升各疏救且劾嗣昌忘親害理其略謂嗣
昌墨緣泣事樞部無涓埃功荷上簡入綸扉使其
猶有人心固宜力辭乃拜命之疏但計較於歲月
久近之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儼然服緋就任食
稻衣錦於汝安乎疏入謫福建布政司簡較時錢
牧齋謙益方繫詔獄作玉堂雙燕行者指公與孝
則也後三年而嗣昌事敗為荒谷之縊於是臺臣
交章薦公壬午詔令自陳復公原職是時公方居
敘州公憂哀毀踰禮及服闋北上內外訶潰國禍
孔棘公益自奮勵思得畢效以紓君父憂然未至
京師而明遂以亡矣自後公隱居不出築室三楹
顏曰保閒左右唯圖書數卷獨坐其中雖子弟非
朔望不得見也所著有保閒堂集二十六卷藏於
家公於書無所不讀而頗好老莊家言若有所自
得者聞人言神仙事輒欣慕之晚自號煙霞道人
思名山五嶽之遊嘗陟泰山日觀峰作登岱歌追

擬太白石齋倚而和之在閩覽武夷遊雁蕩晚年
 就養東萊登勞山東望大海中煙波縹渺髮鬢蓬
 壺翛然有出塵之想作紀遊詩數十章幽清哀怨
 讀者知公之寄託者深也余往歲謁公公年已七
 十餘赭顏蒼髮如五十許人所言皆服食吐納長
 生之術不譚世事其歿也命以緇衣斂所親或難
 之公曰爾不聞杜黃裳主旦事乎毋多言公之志
 其可悲也已歷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奉直大夫

本朝晉封中憲大夫於康熙十四年卒於家距生

萬曆二十六年年七十有七配黃氏繼室以吳氏
 贈封皆太恭人子三人延先順治戊子副榜陝西
 河西兵備道按察司副使瑞南順治丁酉副榜萬
 林例監生女二人適生員錢孫係進士董含孫八
 人延先出者曰廷珪庚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
 曰廷琰瑞南出者曰廷彥萬林出者曰廷琦廷璟
 廷璘廷琪廷瓊孫女八人曾孫男六人女二人銘
 曰

先王制禮不及者跂相彼鳥獸躑躅踟躕迴翔叫
 嗷此何人斯舍其墨麻而朱芾是曳顙也罔泚視



原件短缺

P5-

也罔睨公一擊之厥身幾躓雖躓其身曰余家故事晚慕方瀛志則有寄勞山東望天風雲濤山哀海思仙乎仙乎將一舉而遺世虞山之鄉桃源其地華表歸然者斯烟霞道人之所蛻耶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代山麓姚公墓誌銘

公諱締虞字歷升別號代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黃陂之澗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封恭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

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丘墟殘民保聚為寇盜羣相告言牽染成大獄歷歲不決公用平恕讞鞫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督撫以為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 賜蟒服會裁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 御試第一授科貢丁內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丁闕田荒案内者請 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百二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

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
民痛亦日深一日矣疏上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
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
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 諭吏部以條奏詳明
稱言職也尋內陞鴻臚少卿歷光祿少卿通政司
左右叅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為五經博士
如二程氏又請復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

會四川巡撫闕

上以命公 賜宴寵賚有加數瀕行 召至乾清
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忠屠慘重之吳賊蹂躪
宜加意撫綏公先為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大
喜公至榜

上諭于廳事為科條約束蓋自私征雜派納賄受
饋皆有禁以至承直供應頭人士豪之類一切為
蜀患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初被
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
歸太僕有光所為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祖嘉定

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尤切以今日之蜀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按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亟請罷斯役蜀庶其有瘳公陛辭首言其害

天子以為然會松威道王公隲入覲亦舉是言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先是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寒謬今者相率以條陳為事軟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為

皇上盡言者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會議某日宣 旨令面對 敕令九卿臺省集殿廷且 命內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以言官是

皇上耳目若

皇朝集卷三十一
皇上稍寬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為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如明季喧譟不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

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跼蹐惶恐惟懼一鳴輒斥誰敢捐其軀命為

陛下發姦指佞

上曰條例眾臣所議如汝言便廢邪公對云科條雖設當辨公私誠偽時羣臣跪列者驟聞嚴命無不脅息震掉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顏愈霽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纔是忠臣且徐云魏象樞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已鞫問得實本朝原未嘗有風聞之禁也自是群臣始喻

上意咸感說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公前指內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為未閱此乎公對曰唯久經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公䟽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神靈呵護而操存省察於深宮宥密之中調攝葆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旨召用通醫術者二人公以 旨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 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益喜其意蓋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其身之賢勞以溘先朝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諮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柩還卜葬於某原諧哭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曰
靈瓊九閨閭闔邃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

公起家明允廉平中律早踐華省

帝重寒謬闢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十傳頌闕下脫略煩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痍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因化儻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曠震聲殿陞誰為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法壅蔽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界之旄節往撫梁益梁益阻險久困于兵公車戾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必實諸理建章始營徵材西南邛笮之產厥惟梗柎木自窮山牽挽以出絙橋互引進寸退尺明作慈寧民憊而吟竭我資產寸木鋌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霈施忭踴載道公年半百膺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風有位爰勒貞石以志幽寤楚黃之阡有丘翠如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候補布政使司叅

議元仗李公墓誌銘

公諱可沂字賓侯又字元仗別號處厚世為崑山望族高祖諱某贈某官曾祖諱騰芳明萬曆庚辰

進士索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工部左侍郎祖諱胤昌萬曆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父諱孟函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候選知縣贈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娶太常卿太倉王世懋孫女是生公公年二十五中崇禎己卯應天鄉試至 本朝乙未成進士公原名開鄴丁外艱服闋請更今名授行人司行人以

今上御極頒詔湖廣充順天府武闈同考遷刑部浙江司主事索轉本部山東司員外郎郎中擢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考最候補布政使司叅議需次在家以康熙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公始入刑部時政尚明察姦人乘此紛然投匭告訐山東寇難初平舊家富族被搆者銀鐺載道公力持大體平情讞鞫獄多平反而痛繩誣告者以罪自此姦徒屏息一日有告人作詩觸時諱者他司官將白堂官移評公偶見之曰此非某詩乃唐人薛逢作題曰開元後樂大概言天寶亂後事有何觸忌明日攜唐詩鼓吹同他司言於堂官由是告者得罪先是部放囚糧多雜以泥沙至不可食公力爲尚書言得改給良米囚無餒死者楚

俗文章舊以才氣雄天下自經流寇屠毒戶口凋
耗類宮士子芥然氣衰公至視學一振起之以六
經史漢之文士習驟趨於古又以其間諭郡縣學
校之毀者復之圯者葺之書院之廢爲公館者還
其田而新之禁有司不得粹辱諸生雖武夫哮卒
皆俯首聽命故至今楚人士言作人之盛者必稱
公三年事竣遭太夫人憂歸服除築室城東無意
復出數遊郡之西山及雲間九峰流連忘歸嘗思
脫棄人間指軒冕爲桎梏飄然有出塵之想居五
年無疾而卒李氏自中丞公篤信道家說祀唐呂
純陽祖師其家頗著靈異公里居益好長生術而
家世仕宦饒貲產樂施予其天性也凡神言有所
營造或當賑濟貧乏立指困斥產不惜距所居里
許築精舍奉祖師紺宇絢爛有沈生者侍乩傳神
仙語寧波陳某善士有急難當助之五百金公即
如數予金沈生使授之俄而陳某以書來謝公大
喜及沈死家人發其篋得其所自爲陳某書草其
他所欺給事盡敗露公略不爲意而求神仙益虔
以迄於死此雖通人之一蔽其任真樂易無機械
於中尤可想見也公內行修整祿逮親之養而惟

恐稍失其意事兄恭謹於財無所私宗族戚黨及所知有急解橐弗靳康成歲大饑捐千石米設粥食餒者鄉人賴以全活無算故歿而人哀思之至今生平好讀書工古文辭精草隸吐納風流又善鑒別古帖名畫兼曉音律能自度曲蕭齋清雅非所親暱者不能至也年六十自營生壙殆了然於生死之際者顧夫人少公二歲先公二十五年卒夫人性溫恭明敏當乙酉崑邑之變能先事脫家於難沒既久王太夫人每言及必涕泣公亦終身不再娶用曹恩贈宜人子遙章等啓殯與公合葬於小澗之張薄涇實康熙十五年某月日也子四遙功庠生先公卒遙章廩例太學生遙威太學生遙穀舉人女適太學生王濠孫七長邦靖庠生繼遙功爲余女壻不幸早卒次邦直庠生娶金氏余妻之弟子余妻所撫也次某某公素寡交獨於余兄弟厚善又忝姻婭過公精舍每涕泣不能已以遙章之請爲序而銘焉銘曰

仕爲刑曹民不寃三湘七澤廻狂瀾不究其施川巖觀非有尼之胡止此小澗之阡躬經理談笑去來中有以或云神仙非可期烹鍊服食徒爾爲吾

書牽連視退之

待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今上二十有七年夏六月丹徒張侍郎鵬上書請
改葬祖父母父母其言懇切

天子爲之惻然遂得請旣而造其同年友崑山徐
乾學以其祖父銘辭相屬泣而言曰吾祖有潛德
而舍於時賈志以沒無懋功顯績在史官之紀載
其生平嘉言懿行不出里閭大懼無以章徹於海
內流聞於來葉竊觀古之人多有如此而藉當世
大人先生之文以傳者曾鞏之祖贈諫議君歐陽

修爲之誌鞏以書謝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
以爲也蘇軾之祖贈職方君曾鞏爲之誌軾以書
請曰古人亦有不必要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
以世有發明之者耳今先祖不幸而不爲世用不
能有以自見猶幸某之獲與子同時子蓋世之修
與鞏書之而信於後可必也余愧謝非其人明日
遂以其行狀來告曰吾祖年七十己卯歲猶隨秋
試被落尚期更舉先君跪言古人云不於其身必
於其子孫願大人保愛精神以俟之是歲方棄與
子業某與叔父幼弟實惟吾祖父教之讀書作文

每出入攜以自隨飲食寒燠憐愛保誤痛吾先君
 易簣之日吾祖父率某試於江陰聞訃號慟而返
 吾先君既不幸早世吾叔父幼弟又不祿吾實薄
 劣弗克使吾祖父得見吾之成名悲可知也吾受
 朝恩官中外終鮮兄弟先人宅兆未安中夜念
 及轉展不能寐旁皇至今恭遇

聖天子大孝推己加恩乃得以其私情自遂惟吾
 子惠而錫之辭以掩諸幽榮莫大焉余不能復辭
 也按狀張氏江南望族其譜系枝派繁行而失紀
 其家丹徒者自小乙公為始遷之祖歷數傳至東

之公諱某生懷泉公諱某懷泉生五子其第四子
 即公公生而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通經史明
 當世之務於時有明末季天下多故居恒太息感
 槩思欲一試其所得屢躋於舉場每使者按部司
 牧下車有所體訪所論列皆中緩急幾宜當事者重
 之期以大器晚成卒不遇著周易四子書纂義一
 編以訓學者孝友質行為鄉里坊表其於道人之
 善周急解紛未嘗私其財力其歿已三十年邑人
 思之猶不置云公諱某字我佩生於前明萬曆壬
 申距卒之年順治甲午壽八十有三侍郎為左副

都御史時 覃恩當贈祖父會方奉撫東命所司以無故事當奏請未果元配王氏繼配潘氏王夫人先葬鴻鶴山祖塋弗克合葬今卜吉於某所葬公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潘夫人祔子曰士梅侍郎之考也曰士桂皆先公卒孫男三人曰鵬官吏部左侍郎曰鯤歙縣教諭曰鷺考授州判曾孫男三人曰乃文寧波府通判曰乃馨候補行人司司正曰乃沃尚幼曾孫女六人嗚呼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孔子語曾子以孝之終也侍郎自在掖垣以謇諤受知

當寧鎮撫山左有清名累擢少宰行且大用亟伏闕陳情以營兩世窀穸之事啓故封而就新阡丹旄引路題曰待贈都御史張公素車白馬會葬之客不遠千里道旁觀者嘖嘖稱美惟公當日遇不償德施祉於子孫而子孫能繼其先人未竟之志以膺茲休命後之史氏紀侍郎之風節政績本原所自於余之所述徵之矣銘曰
天與之才嗇不試天與之年承不貳韋經有籛邊有笥寵章焚黃以孫貴卜宅食墨騰佳氣報施必償久近異為善者勸惟公視銘公之藏貽百世

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加一
級眉山項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眉山項公墓在杭州府某縣某鄉公歿於位素旃還里孝嗣篤終謀兆升新九稔龜筮協習日月吉良乃窆乃窆蓋其慎也以其同縣吳徵君農祥狀來乞銘公科名齒望皆在余前而與余忘年分相兄弟自余通籍留京師第未嘗不日夕相往還也詞林故事後進謁先生長者逡巡退讓唯諾甚謹公性嚴峻為館中敬憚獨與余親暱嘗曰錢受之師事廖西溪元事文文起吾與君豈以

衡門禮相束縛哉卒之日將如射圃監試武士邀余過邸舍一晤駒從在門方食疾作余馳詣之而復者已升屋矣至今思之猶餘痛也公才高而學富博通今古用以經世務不為詞章之學尤明本朝典故及一切文武銓除條格典禮錢穀軍政刑罰有興革輒手自細書卷帙盈尺悉能默識嘗語人曰學貴適用耳卿等老死只守兔園冊子何益顧以余之弁鄙聞余言即心賞余亦時時從公訪問當世事舉錯所先後甚相得也公軀幹脩偉聲若洪鐘居恒抵掌談笑激昂愾慷四坐動容生

平善飲酒以千鍾百觚自豪酒深彌復溫克時論
宜公輔者於公必屈一指乃位止於貳卿數止於
中壽故其所樹立未究其所蓄積也公諱景襄字
去浮睂山其別號杭州錢塘人其先自汴徙不知
其初徙世數曾祖考諱科祖考諱士升皆不仕考
諱大章封翰林侍讀學士母王氏贈宜人生五子
公其仲也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中式又三
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內弘文院檢
討充 日講官服除還職轉侍讀復為 日講官
陞侍講侍讀學士 冊立東宮 覃恩加一級設
東宮官由少詹進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除兵部右侍郎為 經筵講官卒歷三十年侍從
兩朝秉筆纂修進講 經筵前後稱 旨拜賜優
渥副武會試總裁有 詔舉博學鴻儒公舉處士
應搗謙李因篤等應 詔搗謙徵不起因篤卒以
母老辭官人以公為知人公治事精明果毅片言
立斷凡 朝廷有大議以為不可必力爭之康熙
十八年夏刑部欲改五流之條應遣者無論遠近
一槩戍烏喇公時在內閣爭之不得其年冬星變
陳言已副夏官與司寇魏公象樞宮詹沈公荃及

御史蔣伊等又特言烏喇事不可行竟乃從之武
 定公之總督兩浙也上言大兵所俘獲多浙東人
 賊所蹂躪之餘賊去見俘宜加憐憫奉 旨詰責
 下廷臣議僉言非所宜言當罷公獨明其無罪議
 兩上

上亦意解竟從後議先是有 旨許濱海民以二
 百石船沿海捕魚東撫欲禁其篷桅違者坐以通
 海公又爭之曰二百石船非篷桅不可行許其捕
 魚而禁其篷桅犯者必眾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
 且著為令耿精忠平 朝議以閩浙戍卒互更浙

鎮帥請割杭州城東地安置閩戍來者公又爭之
 曰一城例不得立兩營不可許鎮帥復請拓營旁
 地以處之公又力爭曰閩以二旗來浙以二旗往
 數正等耳何患無所居乃妄請為卒得不許江右
 凱還之師道棄所俘良人議者令有司解部聽遣
 公曰果良人也立遣猶以為遲顧使往返數千里
 填溝壑自今所在地方審明即遣不必解部温台
 之民來京取贖其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公
 曰此皆良人驗地方官印結宜即遣他所俘良人
 視此皆從之公言論見之施行其大者如此其他

從容諷議於殿陛者不可得而悉稱也大同賑饑議開事例欲使京察大計罷譴者一體捐復及一切筆帖式捐資皆授縣令時舍弟為臺長力持不可惟聞公於眾論喧逐中獨言憲長議是議兩日乃定公起慷慨對眾揖舍弟曰爾公爾侯子孫保之羣議者環視皆懼然公不顧也嗚呼公歿已數年於茲矣今

天子嚮意唐虞之治法古疇咨期大臣矯矯風節者虛公卿之席以待之若公者豈非其人哉公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二十八

年某月某日葬娶董氏某官之女封宜人子四人灝候選教諭溶泓俱太學生俱董宜人出淞太學生側室侯出孫男三人檜棟植孫女二人昏嫁皆名閥公多陰德必有後故四子者皆才銘曰

踰艾而死壽豈折而摧夏卿之貳官不可謂卑言為律令夫豈無所施而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於斯以俟汗簡徵此銘詩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誌銘

翰林院庶吉士陳紱在邸聞父喪余往弔焉斬衰苴麻西面哭既拜賓稽顙成踊見其辟領下負版

大書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十
六字余問於禮有諸哭對曰縉惡知禮以表吾哀
也我鄉先達蓋常行之縉無狀痛吾父棄養雖終
身刻此十六字於背可也縉惡知禮越數日縉請
余文志其先人墓再拜門外衰裳負版如故也余
惟汾晉之間自河津薛公承道學之統以明倫復
性開示學者二三百年間士大夫皆秉禮蹈義敦
本務實執親之喪居廬溢米猶用書儀家禮儀節
海內稱嘆以為非薛先生教澤不及此若縉所云
鄉先達者於禮殆過之矣縉有兄綸為代州學正
先是縉成進士館選其尊人來從代州留綸官舍
謂曰縉也惟魯少文何以事君吾將與俱歸既至
遇 覃恩受封翻然曰吾父子荷 國恩其何敢
復言歸也乃謂縉曰經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汝但思所以立身而君親皆無負矣
還過代謂綸曰汝為人師當以身為表率吾教縉
也終於立身汝已先縉而食君祿其庸吾諄諄乎
吾今去毋久溷汝二子者各涕泣跪受其父之訓
抵家三月而凶問至按狀君諱基命字樂天猗氏
人高祖某曾祖某皆儒官父某平遠衛訓導三世

以孝友聞君居其祖曾祖母祖母之喪歷九年不飲酒食肉詩既醉之篇其五章言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世有孝德此詩人之所謂不匱錫類者也君生於天啓丙寅卒於康熙己巳年六十有四兩舉鄉飲大賓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配尚氏先君卒贈孺人子五人綸壬子舉人代州學正綽丁卯解元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編紹繹皆庠生女三人孫四人綸綽等以君與尚孺人之柩合葬於其所居上莊村之東先人之兆某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是惟碩儒純孝陳君之室偕其德配藏之固謚以利其後嗣俾安吉

敕封內閣中書舍人王清有先生墓誌銘

康熙九年予與曲周兩王子同舉禮部伯子鄰當除令仲子鄖以試授內閣中書舍人予忝館職自釋褐時獲申縞紵之雅相樂也畿輔同榜諸君數為予言太公清有先生之賢每思因二子一拜堂以下繫跡官守未遂今歲兩王子書來言先生捐館舍已兩年矣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里之原而請予銘其墓中之石按狀先生諱體健字廣生號清

有世爲曲周人高祖邑諸生實曾祖希賢祖邑諸生之藩而戊子孝廉歷官東平州守諱介者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端慤沉靜年十五遊於庠試輒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時苦抄掠先生言於李令堰水繞城以備寇或以爲難先生慷慨力任卒成之又請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隨方逐擊皆解散不敢逼城入 國朝時平安居益肆力詩古文辭更留意性命之學開門授徒弟子日益進與永平申鳧盟趙秋水鷄澤殷伯巖同邑楊崑岩劉津逮李方曼爲文酒之會孫徵君鍾元講學於容城之夏峰先生贏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三矣徵君謂先生耆德碩望當以齒序先生遜謝不敢居卒就北面之列受教惟謹由是所得益精作蘇門遊草以紀其事是年徵君卒先生往會葬往返數百里不敢以衰倦辭其勇於進修如此先生居家勤儉二子旣貴苦言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丁巳伯子除太平令將行跪請受訓先生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辛酉

蕩平覃慶敕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乙丑十月
年七十有三卒於家配陳氏封太孺人先一年卒
子男三長即鄰今邠州知州次即郎次邳邑庠生
也女一適趙愷石門縣知縣孫男六德蘭庭蘭伊
蘭畹蘭陸蘭徵蘭孫女四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
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
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志
其不足也寢假而老將至矣求如先生之命駕從
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
得哉系以銘銘曰

其心歆然日孳孳行年六十身從師道如何其望
見之若大路然豈遠而雙璧趾美令聞貽千載考
德徵吾詩

進士東亭王君墓誌銘

余同年友新城東亭王君與其兄西樵考功弟阮
亭祭酒以才名為士大夫所傾屬考功祭酒皆蚤
達交游而東亭久困場屋閉戶却掃顧與其兄弟
齊名海內稱為三王乙未歲余以貢入京師與考
功祭酒定交時東亭選入太學亦一再相見後十
有六年同舉進士釋褐之日握手槐陰石鼓間追

憶舊游謹然相慰勞亡何別去又十餘年東亭南
 遊過草堂余方儼裝入京送余金昌而別又二年
 來京師居祭酒邸中余亦幸數晨夕而東亭遽得
 疾以卒矣余與王氏兄弟交且三十年其德行足
 以砥礪末俗其文采風流足以照耀寰宇而考功
 方居吏部嬰禍幾不測及再入又以母喪去卒哭
 泣哀瘁以死東亭四十通籍未及受一官翫麟抑
 鬱以殞其身此余之所以深悲者也卒之日小歛
 余往哭之痛不自勝既大歛祭酒齊衰麻經再拜
 言曰惟吾兄同年於君誼最厚君他日誌其墓言

已復哭皆失聲今年八月將大祥祭酒曰葬有日
 矣敢速銘余恐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士祐字叔子
 一字子側東亭其別號曾祖尚書公祖方伯公父
 封祭酒公母孫宜人以崇禎五年生於方伯公常
 熟官舍故小名虞山年十五為諸生有聲入國學
 癸卯舉山東鄉試庚戌舉進士當授京職未補官
 卒於京邸為康熙二十年九月二日娶焦氏繼室
 張氏男二人啟涇啟灌女子三人東亭性至孝與
 兄弟友愛最深祭酒為揚州推官時封公與孫宜
 人皆就養東亭歲一覲省官舍中有竹亭鶴柴兄

弟唱酬極天倫之樂祭酒常病困晝夜手自調藥
遂霍然起考功典試河南以磨勘下獄東亭食飲
卧起日侍左右觸冒炎蒸顛蹶營救事得解考功
至揚州與祭酒執手言東亭急難狀相對流涕及
東亭成進士歸而考功再入吏部祭酒以禮部員
外郎奉使惟上過家上壽稱觴閭里以爲榮未幾
遭孫宜人及考功之喪再嬰哀疚自是忽忽多不
樂念封公春秋高懼外吏道遠貽親憂乃就事例
當得京職又需次者數年其與余別金昌也祭酒
方官翰林旅食甚艱以所積文贄白金數鎰布裹
紉屬余寄之丁寧款密余入都以授祭酒祭酒得
械捧于竚立如侍兄前余感其友於之篤嘗以語
人共爲太息其家庭兄弟間可稱述者多此類東
亭少英敏博學強記年十歲客有言焦太史竝字
弱侯何義或言漢魏相字弱翁猶此意耳東亭從
末坐起對曰此出考工記所謂輪人竝其幅廣以
爲之弱者非耶一坐歎其機穎嘗雪夜集東堂和
輞川絕句有曰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亟
賞之歲丁酉祭酒舉秋柙社於歷下於時知名之
士奔走輻輳皆詣新城王氏王氏閎閱貴盛至考

功祭酒才華益燁赫東亭雖未遇人得其片語皆
 珍愛之為人沉潛篤實澹於榮利平西順天鄉試
 當為同考官力辭不赴其生平當困約時安之若
 素而一二年來幽憂位僚之狀亦或見於顏色殊
 不類平日祭酒與余輩問故身得毋有所苦耶抑
 有所結轡於中而不能舍然者耶則蹙焉不荅竟
 不能明其然也嗚呼銘曰

瑯琊清門菁華蔭藉齊右名區荆枝秀絕婀娜叔
 子敦履沉實處塞益亨戒滿彌抑韞石含淵光薄
 虹霓器以晚成嶷然特立奕奕清階豈曰散秩才
 練斯剗神茂乃飭志與願違道因命嗇天道有常
 其伸若詘昌爾子孫兆云叶吉

慎園文集卷二十八

卷一

人惟園集卷六

三

頤洪



